

橘洲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邵武30行

刘羊

富屯溪畔

晨起濯缨，夜来濯足
临行前，仍要流连于沧浪阁下
掬一瓢水，捧一兜风

仍要寻入封关修复的宝严寺
环抱擎天红漆圆柱，像一头转世羊羔
空荡荡的佛堂彩绘艳丽
莲花拱托，时刻吞吐出洪荒宇宙

黄峭公，严仪卿，赵许春，林秀珍……
你们即是铁打的邵武、妙悟的源头
闽江东流，富屯在此

世遗一号风景道

相信你不会把我忘记
我们曾在此走过一程

茶思岭山场上，茶花羞湿，芒草摇曳
立在高处的无患子树，一阵阵朝你沸腾

三盏碎铜茶前，须以南武夷打底
须以艺篔簹、飞羽台消磨光影

一都，二都，三都……就这么走下去
一直走到风之谷，养生谷，明月谷

世界的尽头是一座驿站
由毛竹和夯土筑成，上面拓着你的诗句

黄峭樟

树生千年后，一定有某种精魂在
不然，人们怎么会设神龛
修亭台，系红绸
在它的根须前

人们怎么会一路小跑而来，欢呼着
就像嵌入族谱的名字，投向它的怀里

遁入历史的仙鹤，先变成云朵巡游疆土
然后变成雨水，繁衍作物
最后，它会变成一棵神树
等着远足归来的你如梦初醒，泪流满面

萧相诗会

未突破云层露出它的笑脸，我没有理睬老伴的劝阻，执拗地迈出家门。似乎，我感动了苍天；在半路上，或是在恰同学少年广场，不知觉间，阳光抚摸了我的脸，握住了我的手！

去的次数多了，对恰同学少年广场的了解更深入、细致，也愈加喜爱这儿。

感觉，整个社会都毫不掩饰其对恰同学少年广场的重视。原以为这里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很快我发现：一路公交车的终点、始发站就在离恰同学少年广场200米不到的南湖路一侧。知道一路公交车还经过哪吗？清水塘——毛泽东杨开慧故居，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读书、工作了8年之久的母校……把公交车终点、始发站设在恰同学少年广场附近，政府部门是动了脑筋的。很快，又发现有比一路公交车更方便的交通设施：恰同学少年广场正对面，跨过湘江中路就是地铁4号线“碧沙湖站”出入口，可谓近在咫尺。

这里，原本叫“红辣椒广场”，一年多前，我来过。坪地里有一座红辣椒的造型，石质的辣椒，头朝天竖着；五六米远处，俩年轻人正奋力划桨，也是石雕，而今取二者而代之，是横亘在广场东侧一仿建的火车站台，其与广场青石地面上绘画的火车轨道一起告诉人们的，是“广场”与南去两公里地曾经“长沙火车站”、而今“火车头文化广场”的血缘关系。

广场东西约200米，南北宽约600米，青石板地面平整、洁净，阳光下发出幽幽的光亮。北头红色砖墙上大写着人们熟悉的“毛体”：恰同学少年。这首诗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下半阙，“见字如面”，从诗句上，我看到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的身影，他们的音容笑貌。

我尝试在上午、正午、傍晚一天中三个时间段分别来广场，以了解阳光下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不同的情景，乐此不疲。

暖哉！恰同学少年广场的阳光！

大美长沙

落下来的雪花，层层叠叠的雪松远处看就是雪塔一样。这绿色松针与洁白的雪，天然地融在了一起。等冰雪消融之后，你会看到油松仿佛得到了新生一样，雪洗净了松针上的雨渍和灰尘，一尘不染，松针翠绿。而雪又将枯了的松针全部除除了似的，密集地落在了松树下一层，交叠在一起的松针一层层的，像织成的地毯一样柔和。特别是在雪后的阳光里，你都在这温暖的松针的床铺上睡上一觉，懒洋洋的时光，正是冬日最美的光景。

碧桃的叶子还有残存，雪中，风再刮时叶子也柔顺了。怪柳秋天新发出的嫩芽有点不畏雪的状态，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碎的小叶都是那样嫩绿。它们在沙漠中对抗过干旱和狂风，因此，一点雪对于它们来说，是算不得什么的。

银杏树叶快速地与第一场雪同时落地，那种斑驳的交互，你都忍不住踏下脚去，树叶的挽歌有时候也是美的，美到让人心碎，这就是银杏树叶在雪中的最后的故事，仿佛低回的旋律，从融雪呈现出来的一半叶子开始，慢慢在大地的帽片上余音袅袅。

槐树叶也在初雪里落了，它们的柄与叶子会一起落下，叶柄插在雪中，举着的叶子倒像一面面小旗帜，在槐树下的雪地上插了一层，你会感觉槐树下的雪地那是一个沙盘，各种目标都被标注出来，等待着进攻的时刻的到来。

一切安静下来，初雪冷冷的，打在脸上，慢慢地一朵一朵会厚地覆盖住了大地，与落叶一起守护着万物冬眠。等春雪降临，春水悄悄在月见湖的冰面上融化流动时，你看吧，柳树枝头冒出了鹅黄的嫩芽，那又是一年春光万里，大地复苏，万象更新。

在冬天，我尤其喜欢阳光璀璨的日子，只要看见窗子外明晃晃的，心里就痒滋滋的，直想出门与阳光亲近。

冬日的阳光远比夏日的骄阳温柔，即使直面于它，也不会让你头晕目眩。体感也好，想到自己的肩与臂，以为它们与阳光接触的时间长久，一定有些温度，特意用手去摸，似有似无的。事实是：阳光已暖在了我心里头。

告别书房，我起始去的是公园，觉得交通不甚方便，很快改在了湘江风光带，才去了两回，觉得那儿跳广场舞的没有个消停，树木又多，走不上一截路，人就在树荫下……恰同学少年广场那儿，2025年立冬后第五天再来这，我很快就认定：恰同学少年广场，我与阳光亲近的首选地。

在广场与阳光亲近

范良君

广场上，游人摩肩接踵，湘江中路上一路过来，路上尽是车，未见什么行人的呀！难道说，他们从天而降？继而发现：他们都在忙乎同一件事情，拥趸在江岸的石栏前，面对橘子洲头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久久不舍得离开；抑或在坪地里忙碌，试图与洲上的伟人“同框”，试探着请同为伟人崇拜者的游人为自己按下手机上的“快门”，有不少花钱请专业摄影师给自己拍摄艺术照的，面朝镜头挥舞手中的五星红旗，摆出各种姿势！

我一时却忘了来这的目的，也越过山人的肩头眺望起《沁园春·长沙》作者的光辉形象来，任阳光照耀我的头、我的肩、我的四肢，觉得胸口有些发热，双眼也湿润了，这，不仅仅是阳光的缘故吧？

直至进入2026年，我的耄耋之年揭开幕，这两个月时间里，我不下二十次来恰同学少年广场晒太阳！

好几天是“多云”，快九点了，太阳尚

初雪突如其来。

前一天我还在七叶树林里，迷幻在七叶树叶的金碧辉煌中，拍下的照片几乎要与树叶的数量对等，一场雪，几乎落尽了所有的叶子，踏在雪与叶子的小径上，恍惚不知道是初雪还是春雪。

走到船管公园，转过了大半圈，有鸟在叫，那是还没有来得及迁徙的白头鹳。初雪打乱了它们的计划。也许还有翅膀未丰的小鸟，等几天才能一起跟着成鸟踏上迁徙的队伍。所以，雪中，也只能瑟缩着身子站在雪的枝头，叫声也是瑟瑟缩缩的，着急也是没有用处的，只能等鸟儿能够长硬了翅膀才能赶路。

在一棵柳树的半截处，那一根枯枝腐烂掉落的断裂处，我看到一只啄木鸟在朝着枯木里掏洞。它只露出红色的尾部，这是一只大斑啄木鸟，它进进出出，掏出来了一口口的碎木屑，也不管我离它也就三五米的距离。它也没有想到雪来得这样快，还以为有的是时日建造巢穴，却被这初雪逼得必须在雪来临时不得不拼命工作。有时候鸟儿的思想也像人的思维一样，都有懒惰的一面，只想等到最后一刻才着手早已应该动手的工作。我盯着它观察了许久，也似在回顾自己的半生，有了“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意味。

一夜之间，香椿树的树叶不剩一片，只有它的果实香椿子挂满了树摇曳着，香椿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香玲子，每一个籽粒在这时候打开，都像是一口倒挂的钟，雪在香玲子上像白雪公主，悠悠地荡着秋千。白蜡树的树叶落了一半，杜仲树的树叶还是绿色的。楮树已经光秃秃的，等待春天先开了许久的穗花，才长出灰突突毛绒绒的叶子。

最有意思的是油松，几乎接住了所有

初雪

郭宗忠



易辉供图

生命中的那艘红帆船

廖静仁

资水浩浩荡荡，八百余里水路，有滩九九——八十一个。当然，最长最险的要数骆滩和崩洪滩了。此一时间，船女家的船正在上崩洪滩。

按理，上崩洪滩是应该等伴船的，纠一帮纤夫将船按先后顺序拉上滩涂。可偏偏船女家急着要上前面镇子去买粮食，且看着正顺了风向，于是才想侥幸一回试试。

船开始上滩了。船女正急匆匆地挥着手中竹篙，撑得滩石当当地响。到得激流处时，那船就如同被钉子钉住了一般，只听见船舷边的水流飘得嗖嗖有声，而且还挟带着一股冷风；那浪涛，就仿佛是成堆成块的岩石在涌动，雄劲地压向船头，使整个船身就像在这一瞬间会裂开一般……船女急了，她把篙尖死死地顶住一个黑色礁石的位置，篙尾就强压在自己的肩膀上，用劲到极狠处时，就迸出一句号子来：“哟哟哟哟——哟！”

待那“哟”字一出口，她便借了咬牙巴骨的力量，把脚掌尤其是趾扣住船头的甲板，将单薄的身子拼命地压下去、压下去，那细瘦的身腰也颤颤抖抖的了，似乎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危险。她用整个身心在抗争着，但滩水的阻力实在太大了，船身只是稍微向前动了动，竹篙就“啞”地拱了起来——在这样惊心动魄的对峙中，竹篙也胆寒了！

船女的父亲不愧是一名老手。他操着舵柄，虽然心中也有几分吃紧，但表面却显得若无其事。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咬咬牙便将舵柄往外推去了好几寸，继而，把系帆篷的绳索，向里边一扯，让正面上滩的船，稍微倾斜了些角度，船头便开始向外偏去；这一招效果很灵，船奇迹似的抖了抖身子，便开始缓缓地前行了。

行至丈余远，船又往里面扳了几寸，继而，那系帆篷的绳索，也又朝外一拉扯，船头便向里面翘了过来……这叫绕“S”字，是驾上滩船应急的绝招，然而也是跑长途的船最忌讳的（因为常年风吹雨蚀，系帆篷的绳索毕竟不会是很牢的呀）。船女的父亲不是不清楚这些，只是船已至此，除此招已无别的办法了。他在心里暗暗地祈祷着。

船女能喘口气了。她抬头望了眼匍匐地拉着纤绳的母亲，当看到母亲佝偻的身，几乎是贴着地面，双手又拼命地向前伸直着，似乎总是想能够抓到点什么——哪怕是能抓到一棵小草，那也是力的牵引呀！船女的心弦，又被绷得紧紧地……

她像一头被激怒了的狮子，急促的号子又一声声从喉咙中迸出：“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然而，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船绕完了三个“S”字，正开始绕第四个“S”字时，系帆篷的绳索啪地被拉断了！随即，那兜着满风的帆篷，便叹息着跌下了垂直的桅杆……只听得呼啦一声，船女手中的竹篙嘎地一下子弹出去老远；那舵叶，也嘎巴一声被扭断了……在一阵天旋地转中，船头已转了一个三百六十度……

船女的父亲起初也是一蒙，但马上又似镇定住了。他气得粗气大喘，黑红的胸脯上，像撞击着万顷浪涛，起伏、起伏……他的手抖动着，又蓦地将五指叉开，狠狠地“掣”进了花白的发蓬中，狠狠一揪，指缝间便满是发丝了……他是打了一个趔趄的，但没有倒下去，那双粗大的、长满了硬茧的手，死死地握紧那叶以防万一吋用的桨片，此刻惟一能把握船与人命运的桨片，机智地闪避暗礁，躲过漩涡……

船女的嘴唇，早已咬破了，血与泪，也已模糊了她那张虽然经受过不少风风雨雨，但仍然显得很很稚气的脸，她正扭转头披散乱发的头，在绝望地呼喊，呼喊着她那连人带纤绳坠入了江中的母亲……

——母亲！母亲啊！

鸟雀在啼鸣，猿在哀嚎，滩声一阵高过一阵……仿佛天籁全汇集在这幽深的江峡中：想是为船女的母亲举行着极其悲壮的葬礼吧？

船终于在平缓处停了下来。

这时，刚好从下游开来了一队船帮，当这群专喝老白干，爱骂粗野话，腰壮脖子粗的汉子们，知道了船女家惨遭不幸时，竟一个个都勾下了头颅。没有人怨恨生者，只有一片为死者惋惜的抽泣和叹息声。

父亲毕竟是条血性汉子，他把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又狠狠地捶打了一阵波浪般起伏的胸脯后，便轰地跳进了江水中……好一阵，他终于在一处黑色的乱礁群中把自己的亡妻打捞了起来。于是，就有人帮着把船上的帆篷解下来，将死者安放在惨白的帆篷上，随即，从母亲遍体鳞伤的身体中渗出的鲜血，便将整块帆布也染得鲜红一片了，尔后，又有人扶着船女给血泊中的母亲磕了三个响头……

处理完死者的后事，船，照样还得启航。

也不知是这滩浑厚重的号子声能给人力量，还是死者的灵魂在激励着生者……面对着曾经吞噬过多少生命的崩洪滩，单薄瘦弱的船女反而没有了一丝畏惧和惊恐，她仿佛在一夜间就长成了大人。

船一停泊，她就会跳上江岸，去寻找那力与美的雕塑。到了纤痕旁，她就很是虔诚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衣角，抑或从怀里掏出一条花布手绢来，小心翼翼地拭擦那纤痕，把粘在上面的尘埃，拭擦得干干净净。尔后，她固执地，也很沉稳地抱起了纤绳。

从母亲肩头卸下的，渗透着斑斑血痕的纤搭肩，扣在了她那那显得有些单薄的肩上。她感觉到有一种沉重的东西在胸前撞击，仿佛纤痕就勒进了她的心里。她沿着那条窄窄的、弯弯曲曲的纤道，匍匐地向前走去，走去……

——走向那群铜雕般的纤夫的行列！

远远地、远远地看去，在那一队船帮当中，有一片帆篷是红色的；那是生命的火焰在燃烧，那是青春的血液在流淌……

——呵，红帆船！红帆船！生命中的那艘红帆船！

走在结满露水的田垄上，清风吹淡我。乡村的田畴里，冬蔬正生机勃勃着。刚过小寒，暖冬阳光持续发力。

午后，我独自走向田野，经过一条田间小道，来到了一处水塘边，泥池长满香蒲。以一丛青草做垫，双手撑地缓缓坐下，高楼林立包裹着的日常枯燥单调，需要与自然再次确认，沾沾地气。

南风环绕身间，香蒲秆任意轻飏。我忍住了本想前往公园柳塘边的脚步，这儿的绿野田园，更让我安心宁静，以至于心神悠远了。

蓝天洁净而深邃，一抹褐色闯入视线，原来是一只鸢鹰在天空盘旋！张大的翅膀围着田畴菜地的上方，丝滑地飞翔着，神态高远莫测。

绿野田园

杨顺

心头忽然涌出一幕情景，与山有关。那天下山，经过黑麋峰下水库，路遇一位手持山竹做拐杖的背包老人家。我心想：下山路程可不近呢，便停车，按下车窗，“伯伯，下山有点远，我可以顺路搭你一程，怎样？”他停顿，面色似有不解，旋即绽开一朵花：“要得，要得，那就得麻烦你了！多不好意思啊！”“哪里，举手之劳”。他扔掉竹棍，高兴地坐到了后座，并聊起了自己年纪大了，但喜爱运动，前几天刚爬浏阳大围山。我笑了：那我们是同道啊！他说他喜欢登顶的感觉，能看到山的自然与生机，豁达与旷远，心情也恬然通畅。往后，只要身体允许，他自信还将继续攀爬，去往一个又一个山顶眺望。我心里涌出无限的赞叹与祝福，默默将他送至山脚公交车站，含笑和他挥手道别。年逾古稀，却如此郑重对待生命的态度，让我感到了震撼，似乎也在告诫我：要用行动撑开自己内心的羽翼！

一阵风来，蒲絮飞到了身上，扑到了脸上……

同样的冬日午后，我和弟弟一起跳跃比赛着冲进田野里折断香蒲，互相追逐逐乐，用手去捏爆，用香蒲使劲撞击对方，迎风快速甩动。香蒲秆便雪一般地在我们身边化开。地上的枯草，被我们玩成了弹棉花的场地。两个雪人一只雪狗，在田野里挥舞冲刺的香蒲棒，笑声漫过旷野。转眼十来年，弟弟即将谈婚成家，我也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抬头间，蒲叶枯黄，瑟瑟直立，光影静映在池水边沿的叶隙之下，蒲絮漫天飘荡，一些种子一头撞到了我的身上，它们以为遇到我身体的拦截，落定了欢喜宝地，殊不知，一会我将起身，轻轻拍落，再次将它们送入风中。忍不住抬手拈起一颗，看它们鹅黄的纤毛轻轻摆动，种子的部分像一只长颈的仙鹤头，一阵风来便可以昂然起飞，扎根出春的气象。

久坐起身，微微凉，我又往前走到了河坝边。蜿蜒静谧的水岸边，小泥洞口偶发出三两声细语，紧贴着幽绿且平静的水流，散发点点灵动。枯萎野草的倒影，错落有致地微漾在河岸水面。黄泥土垒上，间杂着丛丛盘根错节、叶片深翠而不褪色的棘藤。扑倒在水面上的蒲荻，如蜻蜓点水般纷纷顺水推舟地挤满了河面，烟波氤氲。

夕阳下一派沉静绚烂，我久久伫立，不忍离去。斜倚着一道粗壮的篱笆，身后油菜秧依依繁盛；小圆白菜叶片也水嫩可爱；胡萝卜菜叶子细嫩淡绿；白萝卜旁边围满一圈大叶白菜，像女人着朴素裙边；冬寒菜撑着毛茸茸、略带红色斑点的圆锯形叶片，招财猫一样随风摇曳；蒿头青葱一样的细叶子，安然低伏在黄褐色的泥土上，为乡野梦魂凝神作画；菠菜茼蒿菜菜，三个小小火枪手，比比挨挨挤挤占着，绿得层次分明，脾气各有千秋；夏天的红扁豆，藤架子已被放倒，那些残叶和没有成型的果荚，似乎还在追时间溜走的行踪。

我开始往回，姗姗而行，一根小小的油菜花全力托举起瑜伽的身段，在风中尽情端正地舒展着，笑容金黄明净。近处篱笆围栏上摆放了一棵又一棵丰满又圆润的大叶子青菜，正集体等待着风干多余的水分，被农妇巧手洗、晾、切、揉、摊、晒……做成冬水腌菜的经典风味，抚慰春节到来之际的农家欢乐团圆，城市里忙于生计日夜奔波早已虚弱的脾胃。

再朝前走，脚下泥土里突然冒出三两两柔嫩新绿的荠菜，开出了米白柔雅的小花序，三月三的时序不会提前，而它的花期提前，是安然大地的敬意，同时也像传递，它们美好叮嘱的情态，多么善意野性的绿野！

生活情说



汪争摄

冬天的树

(外一首)

洪佑良

一阵凛冽的风吹过
如同遭到鞭子抽打
树抱紧了身子
更大的寒冷将来临

该偿还的已偿还
该留下的已留下

行道树

一截削去枝叶的老树
被草绳一圈圈地缠绕
立在刚刚收割的田野上

从哪里来已不重要
来这里就得任人修剪

经历了这场劫难的老树
不再傲然矗立
变得低眉顺眼

万家灯火

同城通 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 0731-82205305 Q: 800083498 微信: 长沙同城通		商业租售转让 晚报房产租赁 原晚报宿舍第1幢2层202房, 位于开福区油桶街60号, 面积42.15㎡; 佳天瑞宁花园2栋2806号房, 位于雨花区桂花路248号, 面积85.56㎡; 德思勤城市广场A-2地块6层5-6002、6004房, 位于雨花区湘府中路18号, 每套面积50.22㎡; 喜盈门范城5栋2201房, 位于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三段36号, 面积76.08㎡; 骑龙苑N单元六套房, 位于湘江新区梅溪湖骑龙大街, 每套面积从82.37-126.44㎡不等; 悦榕湾二期53栋A户H户型102号, 位于湘阴县袁家铺镇紫花村, 面积493.83㎡。以上楼盘均地段良好、交通便利。欢迎有意向的个人或单位进行联系, 联系人: 13875929933(刘先生)。	
公告声明 变更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金帆社区卫生服务站(许可证登记号77675842543010512B2001), 已上报卫生健康部门, 拟增设外科, 注销口腔科。特此声明。		变更声明 湖南广播电视台后勤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医务室(登记证号444886033243010511D4001) 经长沙市开福区卫健局批准: 自2026年1月14日起: 本机构法定代表人胡国庆拟变更为高文。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黄永强(身份证号: 430122197105025251) 遗失父亲黄海云(已逝)雷锋镇牌楼坝村麻元洲组21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 证号: 望国土字第0005340号。特此声明。	
变更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街道金帆社区卫生服务站(许可证登记号77675842543010512B2001), 已上报卫生健康部门, 拟增设外科, 注销口腔科。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政诚印刷有限公司遗失由长沙市开福区新闻出版局于2021年5月6日核发的印刷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 开新出发印证字第4301040064号, 声明作废。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李至刚遗失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1份, 票号: 3787971752, 金额: 3679元, 声明作废。	